

屋檐下

□湖北赤壁 游黄河

下楼,看看手表,离上班的时间只差一刻钟。我一路小跑,路过街道转弯处,见到那家包子店排起了长队,我的脚步停留了一下,想买两个包子,迟疑了一下,还是继续向单位跑去。

很多时候,站在窗子前面,能看到对面大半条街道上的门店。生意最好的就是那家十来平米的包子店。他家专门做小笼包。包子里的陷肉好,货真价实,轻轻一咬,汁水四溢,满口生津,特别是冬天里,捏在手上,柔柔暖暖的,吃一口暖上心头。华强北是深圳最热闹的地方,而包子铺的包子吃起来却最方便,又很实惠。一到下雨的时候,排队的人就横着站了,铺面那小小的雨棚上叮叮当地响,蒸包子的热汽像长长的白色舌头,贴着雨棚,卷了上去。

好多年过去了,我还记得夫妻店里的两个中年人,一直面带微笑,手脚麻利地拿包子、蒸包子、和面擀面,用绞肉机做肉芯子。中午两点多钟他们才吃饭,两个人一人搬了一把小凳子,坐在门边上,边吃边看宽阔的街道上,匆匆而过的行人。他们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,在老家读书,成绩很不错,我看到小店的最里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孩子的奖状,我想,一天

下来,夫妻二人,在最累的时候,抬起头看看那张奖状,他们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。

最宽大的屋檐就是老屋的屋檐,屋檐下放了很多的东西。一垒垒劈好了的柴禾,整齐地码在大门边屋檐下的耳檐边。夏天的早晨,一早起来,坐到大门边上的高高的青石台上,望着田畈对面的高山,那半山的一缕云雾,看着万里的晴空,青石条的阵阵凉爽涌上心头,旁边阵阵的木材味道,让人想起了炊烟。屋檐下,都有几根晾衣的竹篙,村妇早就把洗好的衣服晾晒好了,屋檐下三三两两的鸡,趴在墙根,不时动了动两下腿,在地上刨起来,半筷子高的扬尘,如几只小蜜蜂振动着翅膀的颤抖。

村子里的人很喜欢坐在屋檐下,看着春天里的风,从果树的枝条上穿梭,一阵阵的花雨,起起伏伏,有些花飘到屋檐下,鸡或者狗很是好奇跑了过去,然后又很是失望地转过身,悠闲地思考自己的无聊了。从对面的坡地里,挖洋芋回家的大嫂,远远地就朝屋檐下的呼喊,今年洋芋长得不错,我挖了不少,拿点去吃。屋檐下的人就跑到屋里拿了一个小盆出来,手上还拿了几块过年藏下的年

糕,不能白吃人家的东西,这是村子里人的朴实想法。

在深圳大都市的那几年,很多晚上我都站在街道的屋檐下,一路上寻找门店,跟老板讨价还价,那时候身上穷,站在大街上的屋檐下,才是最节约、最有效果的行动。

去一江南水乡,时间都好像凝固了,水天相映,一家一家的大门都敞开着,站在门口,就能看到屋子里的小院子。四方的院子里,有四方的屋檐,搬一个小竹躺椅,放在四方的天空下,躺了上去,半眯着眼睛,看四角的天空,看站在屋檐下的飞鸟,看从远处飘过屋顶的枯草,看墙角那株盛开的梅,真是太惬意了。

在苏南一个小镇上,我就看到这样的情景,阿婆背着背篓站在屋檐下,放下背篓,坐到了石头凳子上,然后用袖子擦擦浑浊的眼睛,对躺在椅子上的男人说,今年地里的庄稼不错。男人抽了一口烟,好半天,笑笑说,那就好。

只是,我的老家,现在只是在回忆里了。坍塌的土墙,只有半截屋檐,狗尾巴草、茅草、荠菜坦坦荡荡地茂盛着,想想这些年来,一直在四处奔波,住在高楼里,连屋檐都成了奢侈的回忆。

水烛

□山东新泰 曹春雷

我才知道,香蒲也叫水烛的,这种意外感,就像小时偶然知道玩伴二狗在学校有个文绉绉的学名一样。水烛,水中的烛火,有诗意。为何叫水烛呢?据说,花穗成熟后,呈蜡烛状,可蘸油代替蜡烛照明,故名水烛。

其实,说起来,成熟的花穗更像香肠,老家村子里,喊它香肠草。在池塘里,河岸边,青青一片。邻居奎三爷曾对我说,以前的池塘和河边,是没有这草的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并越来越茂盛。谁知道呢,大自然的秘密,从不示人。就像岭上的一汪水,雨后积起来,时间长了,便有了鱼。

在池塘与河岸边,芦苇与水烛,各有自己的领地。水烛更茂密,叶子更厚实,绿色更深重一些,且有淡

淡的香气,颇受鱼与水鸟的喜爱。如果突然走进河边一片水烛中,一定要防备那些突然飞起的水鸟,有可能它们的翅膀会紧贴你的肩头,扑扇着就飞走了。也会有大鱼扑棱一下,在水面上翻个身,重又潜入水中。涟漪散尽,水烛丛中,只留下你,和你在水中的影子。

水烛可以编草席、草袋、提篮、草包、坐垫等,和芦苇一起作为造纸的原料使用。母亲每年夏天,都要到河边去,割一些水烛来,编成蒲墩。树荫下,坐在蒲墩上乘凉,能隐隐嗅到水烛的香气。母亲还曾给我织过一张草席,夜晚我睡在上面,倍感清凉。还编过一个篮子,母亲提着去赶集。蒲棒能止血,采摘回来,晒干之后,会膨胀炸开,特别蓬松,把里面毛茸茸的

东西按压在伤口上,就能止血。

水烛从古老的年代就生长在诗经里。《诗经·陈风·泽陂》里,它叫蒲草,与一场情事有关:彼泽之陂,有蒲与荷。有美一人,伤如之何?寤寐无为,涕泗滂沱。意思是说,在一条河边,水草依依,蒲草茂密,风荷高举。自己的心上人啊,身材健美俊俏,我对其朝思暮想,夜不能寐,暗自流泪。

可以想见,两千多前,风吹河畔,一位袅袅娜娜的妙龄佳人,或者玉树临风的公子,对着一河碧水,喃喃倾诉爱慕与思念。

蒲草,也就是水烛,作为一场爱而不得思而不见的情事见证者,站在诗经里,站在那条河水中,成为明亮的一烛火,一直燃烧到现在,熊熊而不息。

黑夜中的“小柴垛”

□四川成都 黄双双

在很多人记忆里,夜都是凉的。可有些夜是暖的,比如儿时母亲为我削铅笔的那些深夜。

90年代,我刚刚入学,用的是铅笔学写字。那时,高级的卷笔刀已经出现在村口的文具店了。可价格有些昂贵,样式普通的得五块六块,好看一点的就得九块十块了。儿时家里穷,买不起这样的卷笔刀,所以妈妈会买来一把便宜的小刀,帮我削铅笔。

那时年幼,我还不会用刀,所以一般都是母亲提前帮我把铅笔削好。但母亲常常上夜班,每晚下班到家都已是凌晨两三点。我便把那一晚写作业写钝了的铅笔,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张小板凳上,等着母亲下班回来削好。次日起来,母亲还在床上睡得沉。我便到小板凳那里,把母亲削好的铅

笔放入铅笔盒,然后去上学了。母亲削的铅笔光滑锋利,不比用卷笔刀削出来的差。因此那时,同学们都以为我家有卷笔刀,甚是羡慕。而这也大大满足了一个小屁孩的虚荣心。

有一晚,我起夜上厕所,睡眼朦胧。一坐起来,便看见了母亲正在帮我削铅笔。我那时才知道,为了不吵醒我,母亲每夜回来都不开灯,只在远离床的角落点上一根蜡烛。而母亲就借着那昏黄微弱的烛光为我削铅笔。只见母亲坐在矮板凳上,双膝分开,手肘撑在大腿上,身体倾向烛光,左手握着细长的铅笔,右手握着有些锈迹的小刀,一下一下地削着。被削下的铅笔屑悄无声息地落在水泥地上,渐渐地堆成了一个“小柴垛”。母亲把削好的铅笔放到烛光

下,想看看光不光滑,锋不锋利。夜色微凉,倦意正浓,母亲时不时打个长长的哈欠,而烛光也摇曳着打了个哈欠。忽然,母亲眉头一皱,原来是手指被小刀划出一道口子,鲜血滴滴答答地落下,落在了那个“小柴垛”上。母亲迅速将手指含进嘴里止血,而后又继续削剩下的铅笔。

那一刻,我忘却了尿意,眼睛迷迷糊糊地盯着地上的“小柴垛”。盯着盯着,我仿佛看到那个“小柴垛”被母亲的鲜血点燃了,成了一个愈烧愈旺的火堆。我感到原本冰冷的手脚开始暖和了起来。

母亲用爱点燃了那个“小柴垛”,让它温暖了那个夜,也温暖了我后来人生旅途上的无数个夜。

古怪的小汪

□高邮 姚正安

说是小汪,其实也不小了,过了年,整整四十。

小汪是老李的儿媳妇。老李虽与我不在同一单位工作,但两个单位的距离很近,且工作上常有交集,早就熟了。后来有缘,又是对门相居,一住就是十来年,熟上加熟。他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,我都知道。

小汪和小李,高中大学都是同学。大学毕业一起回家乡工作,两人都是公务员,从相知相爱,到结婚生子,一切与众人无异。

老李的家庭与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,油米茶盐酱醋柴,但似乎又有颇多不同,最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的儿媳妇小汪,不少人背后说小汪古怪。

刚谈对象的时候,小汪就对小李说:我不会喊你爸妈为爸妈,爸妈只有一个,若你爸妈比我爸妈大我就称伯伯伯母,我也不要什么改口费。你也不要喊我爸妈为爸妈,喊伯父伯伯叔叔阿姨,都行。

小李屁颠屁颠地回家告诉老李。老李说,只要你们两个人中意,喊我们什么,都不要紧。老李还故作姿态地说,其实,儿媳妇喊我爸,听起来,也别扭。

果然,结婚典礼,没有了改口环节。结婚以后,小汪都称老李两口子伯父伯母。老李常常笑哈哈地说,这样也很自然。

小汪怀孕了,家里人都很高兴,但也有隐忧。老李有一次对我说,小孩生下来,姓什么呢,是姓李还是姓汪啊?我说,当然是姓李了。老李说,你可能不知道吧,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,各家都是一个,凭什么一定就姓李呢,万一小汪要姓汪呢?我说,你可以让你儿子试探一下。

小李按照老李的设计,试探小汪。小汪想都没想地说,小孩不管男女都姓李,不管生几个都姓李,而且小孩生下来以后,叫你爸妈爷爷奶奶,叫我父母外公外婆。小李以为老婆是开玩笑,或者是考验他。小李说,这哪成啊,现在人家都喊双方老人是爷爷奶奶,我们不

一盆绿萝

□江西鹰潭 董军华

已经记不清是最早是什么时候看见办公室门前过道上的那盆绿萝,只隐约记得它在那里呆了好长一段时间,那枯萎的样子,如同一位大病初愈的患者,憔悴得叫人心疼。

那天,我把苟延残喘的绿萝搬进了办公室,放在办公桌上电脑主机与显示屏之间的空隙。我想,假以时日,等它枝繁叶茂之后定能遮挡桌上凌乱的场面。

我和曾老师的办公桌是面对面的,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电脑一体机和打印机,而我的办公桌上则是摆着电脑主机及显示屏。它们的连线以及电源插座全部堆放在后面,杂乱无章。

我扒开绿萝,摘掉枯枝败叶,清理杂物。我还拿起杯子到卫生间

能出奇出格的。

小汪很认真地说,把外公外婆叫成爷爷奶奶才是出奇出格,本来就是外公外婆,为什么要叫成爷爷奶奶呢?我父亲也是这么说的。

小孩会说话以后,还真的是叫小汪的父母为外公外婆。小汪父母答应得格格咧咧的,一点没有违和感。

老李有次趁着饭后聊天,对小汪说,假如你们生二胎,就姓汪。小汪瞅了老李一眼说,伯伯,你的好意,我父母心领了,但是,我们不能这么做,这么做对小孩的成长不利,不用说生二胎,即使三胎也姓李,不光我这么想,我父母也是这么想的。一切都要对孩子成长有利。老李被儿媳妇呛得直伸舌头。

一晃小孙子上幼儿园了。老李与老伴算计着,老两口靠近买个小房子,单过,老年人与年轻人住一起,双方都不方便。老李的话刚一出口,又被小汪怼回来了。伯父,是不是我与你儿子对你们不好,惹你们不高兴,你们出去单过,顺心些?老李连忙解释,不是不是,你们挺好,我是怕我们老了,生活习惯说话做事,对你们有影响。小汪说,人都有父母,也都有老的时候,你们外去住了,我对孩子怎么解释,对他又是怎样的影响?

老李对我们讲这番故事的时候,总是眉飞色舞,抑扬顿挫。

听听老李的老伴说起来,你甚至会认为是在编故事。老两口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小汪买,特别是过年,小汪会利用一个休息日,把乡下的父母请上来,再请上老李两口子,一起逛街,帮四位老人买衣服,从头买到脚。至于春节,有时老李全家下乡,有时候,小汪的父母到城里。用老李的话说,下乡上城像搬家,搬来搬去,但搬得热闹,搬得开心。

老李的家里也有矛盾,彼此间也有摩擦,但始终是和谐的,安乐的。

老李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,做梦都没想到,儿子会娶到这样古怪的媳妇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99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